

## 中国电影衍生品产业的未来： 优质内容与消费文旅的双向赋能

本报讯 6月21日，第二十二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电影论坛举行“新文旅新消费——电影产业赋能新蓝海”论坛。

华特迪士尼公司大中华区及韩国消费品副总裁及总经理林家文、阿里影业、阿里鱼市场总经理傅小然、万达南梦宫(上海)互动娱乐有限公司副总裁池田苗、北京中影营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海荣、东方梦工厂衍生业务总经理张婷婷、宁波影视文化产业园管委会党工委书记、主任陈建瑜、融创文化总裁助理兼内容与投资中心总经理李宇浩、上海市广播影视制作行业协会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于志庆等出席论坛，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刘海波受邀作为主持，就电影IP的消费、未来在实景娱乐层面的应用等话题展开探讨。

### 《流浪地球》将开发 主题乐园、主题酒店等业态

论坛以林家文的主题演讲开场，他表示，在迪士尼，消费者和电影是相辅相成、互相成就，“迪士尼不是一家IP公司，而是一家以消费者为核心的消费品公司”。他说，今天在市场上看到的迪士尼衍生产品，都是提前18-24个月开始，与本土授权商协作完成。

朱海荣则认为，中国电影衍生品产业的发展，应该以国产影片作为龙头来做，中影的愿景是想引领国产影片的电影衍生产业。

朱海荣提到，《流浪地球》这一项目在市场的衍生产品容量在8亿左右，在国产电影中已算创造了新高，接下来将努力把《流浪地球》做成成长线IP，包括开发主题乐园、主题酒店等更多业态。

张婷婷补充说，中国衍生品业务目前远低于国际衍生品业务的市场份额，这与内容基础有关。比如中国每年的动画产能还没有达到美国的水准，而且美国有文创机构和电影明星参与IP打造，目前中国的明星、文创类IP刚刚起步。

池田苗介绍说，日本衍生品能占到电影收入的40%，是因为有比较成熟的全产业链，从上游内容到中游的出品方和生产商，再到下游渠道，可以做到无缝衔接。而国内还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全产业链尚有待完善，但相信中国的电影产业链会快速发展起来。

### IP强大的市场影响力， 是衍生品产业存在的前提

对于什么样的IP适合开发衍生品，池田苗

(影子)

## 金爵论坛聚焦电影教育创新

本报讯 6月21日，第二十二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电影论坛举办“电影教育创新论坛：如何培养全球影视创制人才”论坛。

制片人迈克尔·山姆伯特(Michael·Shanberg，作品《被解救的探戈》、《永不妥协》、《低俗小说》)、声音设计师、奥斯卡最佳声音设计得主雷斯尔·普克莱(Resul Pookutty，作品《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流浪地球》制片人龚格尔、追光动画联合创始人袁野(《白蛇缘起》监制)等分别就工业化体系的构建及人才培养的问题发表了主题演讲。

制片人、奥斯卡最佳音效设计得主理查德·安德森、制片人李少伟(作品《荒野猎人》、《云图》)、阿里巴巴文娱集团大优酷事业群副总裁于超、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艺术总监陈大明等则参与圆桌对话，与主持人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执行院长蒋为民一起，探讨工业化时代，电影人才的教育与培养问题。

### 创作者要有观众视角的思维

在迈克尔·山姆伯特看来，要想在电影行业中发挥自身的价值，有三点基本素养很关键：第一，要有找到好故事的热情，第二，有对好故事的坚持。第三，有很强的执行力。他同时还强调，对于从事电影工作的人，不论在工业化体系中担任怎样的角色，都要有观众视角的思维。“如果自己不从观众的角度做一个作品创作，你是没有办法提供一个你所满意的作品。”迈克尔·山姆伯特说。

作为中国科幻电影崛起的代表作，《流浪地球》在制作过程中面临了不少挑战。龚格尔透露，在拍摄期间，剧组每天的工作时间达到18个小时，而导演郭帆在拍摄的145天中每天只有30分钟到1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如果你不热爱，恐怕很难坚持下去。”龚格尔说。

雷斯尔·普克莱同样谈到了热爱的重要性。他表示，印度电影的竞争非常激烈，每年200部电影中可能只有15部可以在电影票房方面取得成功，但仍然源源不断的电影创作诞生，电影的数量也在持续上升。雷斯尔·普克莱指出，这背后的动力还是对电影的热爱。“你想让你的故事成为经典，就必须有一种非常疯狂的精神。”

中国动画产业虽然仍有待提升，但袁野表示，动画本身的制作特性，自自然地推动中国的

(姬政鹏)

## 努里·比格·锡兰谈光影魅力： 电影就像剥洋葱一样， 让你更了解自己

■文/本报记者 赵丽

名下不过八部短片，一部短片，土耳其电影人努里·比格·锡兰已然成为当代影坛的一座高峰——1995年以短片《茧》初露锋芒，2000年就以第二部长片《五月碧云天》入围第5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2014年，他凭借《冬眠》捧起了戛纳最高荣誉金棕榈奖。今夏，他更是跨越亚洲，来到上海，出任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委会主席。

“我们对自己的理解很肤浅，只是很小的百分比，而电影的魅力，就像剥洋葱一样，让你了解更多的自己。”在近日举行的金爵奖评委会主席论坛上，努里·比格·锡兰分享了他电影生涯的经验心得与艺术理念。

在他看来，电影人必须要贴近生活，“创作应该基于电影的意味，但细节应该是来自于生活，没有细节观众就不会信服。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观众就会读出一些意味。”其实在电影里重塑生活是不容易的，“首先要了解生活的细节，真实的生活包含了更多的超现实。而在电影中展现真实细节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这些细节让你闻到真实的生活。”

### 服兵役时确定要做电影

这位土耳其导演的童年是在爱琴海北部的恰纳卡莱省的耶尼杰度过的。小时候的锡兰就很喜欢电影，也深受电影的影响。之后，他在伊斯坦布尔海峡大学学习电气工程时也没有放弃电影的梦想，“如果不能做专业的电影人，那就从业余的开始做起”。于是，在大学的第三年，锡兰就开始学习摄影了。而真正确立自己“今生都要做电影”的梦想，是在他服兵役的期间。

从这以后，锡兰就开始追逐他的光影之梦，学工程的他花了两年时间在米马尔希南艺术大学研习电影。

锡兰属于“大气晚成”，他的第一部作品完成是在36岁——拉来亲朋好友创作电影，自己承担了几乎所有的技术活儿。因为缺乏经验，锡兰拍第一部电影时似乎有些“手忙脚乱”，“我当时准备得不充分，脚本没有完成就开始了。”

那个时候，还没有数字电影，锡兰的头几部电影都是用35MM的胶片，“非常昂贵”，但他希望还是能多拍几条，“拍一个场景拍三遍，就没有办法拍第四条，对演员来说压力也很大，如果犯一点小错误200美元就没有了。”

三年之后，他的第二部作品(他的首部长片《小镇》)就准备得更具有针对性了，而且在剧本阶段，方向性会更明确。

在实际拍摄阶段，锡兰还是会不断尝试，捕捉更多的细节，因为“实际生活要比电影更加超现实”。所以，他尽可能地多拍，这样剪辑的时候素材才会更丰富，“如果主角在哭泣，我也会拍他微笑。”这或许是作为导演应有的洞察力，“人的行为很奇怪，有的时候喜欢隐藏自己情绪和表情，不会向外部世界展现内心的情绪。”

在他看来，“表情只是我们希望向世界展露的心情，但导演应该有一双真正能寻找细节的眼睛去捕捉到人物真实的心情。”

### 继续向前走，即使很孤单

在锡兰的早期作品中，多数都是与身边的人合作，拍身边的故事，因为拍“熟悉的主题和环境”会有一种“安全感”。



保持安全感，这对锡兰很重要。他也养成一个习惯——在拍摄的前一天晚上，出去散步看看拍摄地。

从1995年到2008年，他完成了5部长片，一部短片。而“恐惧感”在这位“电影大师”的成长路上，如影随形。“我拍电影的时候会有恐惧感，因此倾向于拍一些熟悉的主题和环境。”锡兰说。

而锡兰所说的这种“恐惧感”，并不是“个案”，这也是许多新导演面临的问题。

“如果你觉得害怕，这很正常，这是很好的动力。”在锡兰的理解里，害怕是好事，“继续向前走，即使很孤单。”他说，“孤独会带给你动力，如果感觉不到孤独，那你就不是想做电影，因为做电影就是打发孤独的方式。”

这也形成锡兰的风格，在他的作品中，经常带有一种忧郁。“这其实是一种直觉上的反应，我的电影展现的是我的表达方式，大家看到的就是我能够做到的。”锡兰说，“我觉得创造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做电影的过程中，我希望创作一种生命的意义，让生命更加持久。”

### 灵感是机遇，没有公式可言

锡兰不是一位多产的导演。从他的作品单显而易见，1995年2014年仅8部长片。他

的惯常作法是，“拍完一部电影会改变我，我会等待这个改变之后，再拍下一部。”等待下一个灵感，下一个机遇。在他看来，灵感是机遇，没有公式可言。“就像河流流动，小水滴激起，汇成一条小溪，把很多点子汇聚成一起，就是剧本。”当然，开始的起点是最难的，“它一定是能让你感到兴奋和热情，要不就没有激情开始拍摄，这个激情和激励来自挑战，如果电影里有挑战，说明这里面有你害怕面对的，这就是你拍摄的动力。”

在经历多年的打磨和成长后，锡兰近十年间的作品风格发生了较大的改变。早期的家庭作坊式创作模式被打破，他开始更多地与人合作，“因为单枪匹马的话，工作速度会慢，如果合作，效率就高很多，而且头脑风暴更有效。”

与此同时，他也开始愿意更多地运用专业演员，尤其是大制作。“如果想把剧本完全表演出来，只有专业演员才能做到。”当然，这并不是绝对的，还是要看项目本身。

对于演员，锡兰很看重演员的台词功力，“如果记不住台词，这很浪费时间。当然，演员也要能诠释出导演的意图。我不希望演员头脑中先进行预设，而应该是一张白纸演员。”他建议，演员不应该做夸张的表演，“一旦有我是电影主角的想法，就丧失了灵活性。”

的社会效果，甚至物超所值；第三，让京剧国粹成为‘上海文化’走出去的新名片。”

《霸王别姬》的主演、今年79岁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风趣地称自己是一个“70后”，他在致辞中说，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十部京剧电影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具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我现在的心情就两个字：感恩。感恩时代，感恩党和政府，感恩广大群众对戏曲艺术、对京剧艺术的支持、厚爱和激励。目前我仍然是一个‘70后’，我很幸运还能参加电影的拍摄。”

史依弘也谈到了传承京剧国粹的责任感，她表示，《霸王别姬》是前辈梅兰芳先生的经典之作，后来者穷其一生可能也无法企及梅先生的艺术高峰，“但我们一直在努力向他学习，向他致敬，希望把优秀的艺术作品一直传承下去，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京剧演员的责任。”

导赏活动现场，京剧电影工程领导小组组长龚学平向上海国际电影节赠送了京剧电影工程系列电影碟片。

(影子)

## 京剧电影工程： 让舞台经典在大银幕上焕发活力

本报讯 作为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京剧电影工程影片系列展映特别活动，京剧电影《霸王别姬》映前导赏近日在新衡山电影院举行。京剧电影工程领导小组组长龚学平、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电影局局长胡劲军、市政协常委、上海市文联副主席、国家一级导演滕俊杰、上海国际电影节中心主任傅文霞，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史依弘等嘉宾出席活动。

傅文霞在致辞中表示，京剧电影工程是由中宣部列入国家重点文化工程的重要任务，是我国建国以来京剧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电影拍摄工程。“京剧电影作为历久弥新的中国特色电影类型，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英雄主义、向善向善等精神价值与充满创造性、独特性、经典性的中国美学风貌，是向世界展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窗口。京剧电影将戏曲的传统艺术形式，与电影的表达方式相结合，不仅跳出舞台的局限，又直观地保留了戏曲本身的艺术效果，产生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电影节展映单元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特别推出京剧电影工程影片系列展映，共展映《霸王别姬》、《龙凤呈祥》、《状元媒》、《秦香莲》、《萧何月下追韩信》、《穆桂英挂帅》、《谢瑶环》、《赵氏孤儿》、《乾坤福寿镜》、《勘玉钏》十部经典之作。其中，中国首部3D全景声京剧电影《霸王别姬》曾在洛杉矶杜比影院上映，还获得2015年金卢米埃尔奖、《龙凤呈祥》、《霸王别姬》获得第3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戏曲片提名奖，《穆桂英挂帅》获得第3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戏曲片奖。“相信当传统戏曲与现代电影技术碰撞，将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影院，近距离感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经典。”

在十部展映影片中，《萧何月下追韩信》、《霸王别姬》都出自于导演滕俊杰之手。2013年，滕俊杰心怀“用电影方式将中国戏曲发扬光大”的文化使命感，接下了拍摄《霸王别姬》的任务。当时，他给自己定下了三个目标，并为之努力至今：“第一，今天繁荣的电影市场对京剧电影不能熟视无睹；第二，以小博大，用小成本争取获得很好